

命惑 情感 心惑
情劫 色劫 心劫 生劫 死劫

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

畫皮 II

THE RESURRECTION
PAINTED SKIN

三惑五劫

杨真鉴◎监制
素衣凝香◎著

畫皮 II

THE RESURRECTION
PAINTED SKIN

三惑五劫

杨真鉴◎监制
素衣凝香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画皮.2, 三惑五劫/素衣凝香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12.6
ISBN 978-7-5054-3204-8

I. ①画… II. ①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16617号

画皮 II：三惑五劫

作 者 素衣凝香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
责任编辑 王 磊 张世昌
特约策划 林苑中 周 强
特约编辑 周 强
责任印制 张文东
封面设计 零三二五艺术设计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996050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网 址 www.blossompress.com.cn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10mm×980mm 1/16 字 数 180千字
印 张 17
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装 别 平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3204-8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•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 幽 青 / 001

“我穷尽此生，寻找着一个人，一颗心。其实我明明知道的，他早已经离我远去，可为何，仍无悔地等待？我到底，在等什么……”

——小唯

第二章 炫 白 / 033

“从你开始回避我的眼神开始，我就注定要追逐着前行。你说我是倔强的孩子，缠住你偏要那颗糖，岂知我只是想要索尽你的疼惜，只给我一人……”

——靖

第三章 魅 紫 / 103

“千百年之后，我早已经看透了生死，看淡了得失。只是萦绕在我身体里的那缕缠绵却还迟迟不肯散去，千百年来只有它填补着我胸口的那空空洞的寂寞缺口。若没了它，我或许早就在寒冰地狱里破碎成片……”

——小唯

第四章 玄 黑 / 169

“我拿起刀便不能拥抱你，我放下刀却无法保护你，到底怎样做才能呵护最为珍贵的你？谁，又能给我答案？”

——霍心





第一章

幽青

「我穷尽此生，寻找着一个人，一颗心。其实我明明知道的，他早已经离我远去，可为何，仍无悔地等待？我到底，在等什么……」

——小唯

天空蔚蓝，厚重的云海有如波涛般翻涌，匆匆地向雪山聚集，然而那些云一旦达到了雪山之巅便像是被冻结住般，越积越厚，重重地压向山顶。那是一座足以与天上的云层接壤的雪山，像是天地间连接的险峻天堑，连那山上的积雪都像是云结成的锁链，一层层旋转着将雪山牢牢地锁住，像是要将雪山禁锢。

风声呼啸，像是上古的神兽在愤怒咆哮。一股逼人的寒气笼罩在雪山之上，渐渐蔓延开来，向四周弥漫。延绵方圆几千里，都被一片寒气所笼罩，飞雪连绵，阴冷无比，所有的一切都被冻结成冰，除了偶尔在上空飞翔而过的飞鸟，看不到一点生机。

这是妖界的放逐之地，被称为“寒冰地狱”。凡是触犯了妖界的禁忌、坏了妖界的规矩，以及无视妖界威严之徒，都要被放逐在此地，在酷寒中受尽折磨，直到妖灵一点点破碎，最后消失殆尽。

要摆脱这无边的痛苦，就只有一个方法，那便是转生为人……

然而，几千年来，被冻结在寒冰地狱的妖无数，能够逃出这寒冰地狱

的却寥寥无几，就更不用说要转生为人了。

被妖界放逐的妖，到了这里，就等于到了妖寿的终结之点。

然而，正是这毫无生机的寒冰地狱的所在，却突然惊现了一抹鲜活的彩色。

有只五彩羽翼的彩雀调皮地钻入这厚厚的云层，快活地飞翔。突然，它发现一抹冰蓝色的荧光闪耀在雪山之中，它好奇地寻着那抹光芒飞过去，看到在雪山之顶竟然有着一片被冻结的冰湖。那冰湖上阴风习习，吹起一股寒气向上飞旋，仿佛整个雪山的冰冷之气全部来自于这片冰湖般。这冷风吹得它禁不住发抖，可是它却看到了湖心的一处光亮，有生命般变幻着美丽的光晕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、召唤着它。

彩雀好奇地飞过去，落在了那片美丽的光晕之上，眨着一双黑亮的眼睛，看到这透明而幽蓝的湖水冻结得有如一块晶莹剔透的水晶，而在这冰湖里，则冻结着一个人。

那该是个女子，有着雪白的长发，虽然被冻在冰湖之中，却仍像是海藻一样飞扬着。几缕发丝纠缠在她的脸上，她的脸就像是冰面般有着细细的裂纹，却丝毫没有影响她的美丽。她的双眸紧闭，花瓣般的唇却微张着，像是在呼唤，又像是在吟唱。她的表情是它看不懂的哀伤，却格外的动人。她穿着宽大的袍子，袍子上绣着繁花，在冰湖里冻结成动态的飞扬，像是一朵盛开的花。就在那微敞的衣襟里，有一团光在闪动着，如此明亮，却又如此微弱。

“你来了。”彩雀好像听见有个悦耳的声响在它的心中响起，它吓了一跳，扑扇了一下翅膀便想逃走，可是在冰湖上空盘旋了几圈，却又重新落了下来，仿佛冥冥中却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牵引着它，让它无法离开。

“这都是宿命里的缘分，它们走了，你来了。”那个声音似乎在微

笑，彩雀看到那个被冻结在冰湖的女子也似乎朝着她绽放了笑容。

很美。

彩雀怔怔地站在那冰面上，尽管冻得瑟瑟发抖，却仍不想离开。

“到底是只有灵性的彩雀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叫雀儿吧。”它又听见那声音对它说，“我助你修成人形，你陪我度过这漫漫的寂寞等待，等你变成人形的那一天，助我出这寒冰地狱，可好？”

雀儿当然不懂什么是修成人形，什么是寂寞，更不知道什么叫做“寒冰地狱”。只是它喜欢看这个女人美丽的容颜，喜欢听她说话，她的声音比雀儿听过的百灵鸟儿和黄莺的声音都要好听。它不懂什么叫做宿命的牵引，只是好奇地想要凝望这个女子，尤其是她胸前的那团光亮，它不像太阳那么刺目，却比月亮更加绚丽，明亮得让雀儿移不开视线。

她说：“我叫小唯，你该叫我姐姐。”

她说：“我是千行修行的九霄美狐，因为我用修行千年的妖灵，救了一个人的性命，坏了妖界的规矩，触怒了众妖，被打入这可怕的寒冰地狱备受折磨。”

“为什么一定要遵守妖界的定律？这样霸道地这不让做，那不让做，我才不要做妖！”雀儿生气地反驳。

“你而今口吐人言，已经是妖了。”小唯淡淡地笑，美丽的脸庞在冰湖下面晶莹如玉，“这普天之下，唯人有眼耳鼻舌身意，而兽却没有。兽类穷尽一生也不过短短十几年，不仅弱肉强食，而且还需任人鱼肉。唯有化成妖，才有千年万年不死之身，千变万化的强大之法。只有化成人形，才见得那人世之间的繁华与快乐，才能感受得到那有别于荒山草莽的温香软玉，那香醇的美酒，那华丽的衣裳，还有衣鬓萦绕的缠绵，如此美妙……”

“那人间的繁华有什么好？再美的酒也不如一只脆脆香香的蜈蚣，再

华丽的衣裳也不如我这身漂亮的羽毛。”雀儿说着，把身上那五彩斑斓的羽毛抖开，阳光下耀眼至极。冰湖里的小唯微绽笑颜，道：“你懂什么！没有见过人间的美景，自是不晓得那繁华的好，若你有朝一日亲见了，就会被那世间的一切所迷，再也不想离开了……”

雀儿迷惑地望着冰面之中的小唯，她依旧保持着先前冻结成冰的形态，雀儿却分明能够感受到她沉浸在一种追忆之中。

“姐姐，你见过人世间的繁华吗？”雀儿问。

“何止是见过，”小唯的声音里充满了自豪，“在被打入寒冰地狱之前，我一直都在人间辗转，甚至……与一个人坠入爱河。”

“爱河？那是什么河？”雀儿看过小溪，看过小河，看过湖泊，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条河叫爱河。

“傻孩子，爱河不是河。”小唯大笑。

“不是河？那为什么又要叫河？”雀儿更加不明白了。

然而小唯却似陷入深思般，沉静了许久，方道：“雀儿，你在这寒冰地狱里已经陪了我四百九十九年。还有一年，你便可修成人形，助我出寒冰地狱，到时候，姐姐带你前往人间，看一看人世间到底是何等美妙。”

“姐姐，你再给我唱支歌吧。”雀儿无心去问那人间到底有几多风月，只想再听一听那曲离殇，纵是它听不懂那其间的悲伤与缠绵，却仍为之而心动。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思，雨雪靡靡……”小唯的歌声略带沙哑却婉转至极，像她胸前那团妖灵之光，在整个冰湖上茕茕散发着光彩，似乎想要替小唯驱散那寒冰的阴冷。雀儿眯起黑亮亮的眼睛，仰望天空，透过那翻卷的云海，似乎看到了小唯所说的那场繁华人世，还有一条，被称为“爱”的河……

ĭ, 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……”

小洞间喷涌而出，凌厉的寒风带着几乎席卷一切的劲头呼啸着盘旋，雀儿急忙扑扇着翅膀直冲上天空。

然而这股凌厉的寒风却让小唯终于看到了出口的光亮，拼尽她全部的妖力朝着那小洞冲去。只听得轰隆隆一声巨响有如惊雷，厚达三尺的寒冰骤然间裂成碎片，整个雪山猛烈地震动起来，就连天上的云层都汹涌地翻滚着，似海面巨浪掀起惊天骇浪，朝着远处层层波及。

银白的妖灵呼啸着冲出，那抹银光耀眼至极，让天下尽失颜色。

出来了，我终于出来了！小唯凌空飞起，仰天长啸，她繁华锦簇的长袍被飓风卷起，肆意飞扬，雪白的长发猎风而舞，似像那将小唯苦苦压制了五百年的寒冰地狱昭示它的自由。破碎的冰晶四处飞溅，若雪花般纷纷下落，闪耀着耀眼的光芒，尽数落于冰湖之中，发出轻响，宛若断裂一地的枷锁。

“姐姐！”雀儿在天空欣喜地呼唤，羡慕地看着小唯那美丽而强大的妖灵幻化而出的银白光芒。

小唯张口，胸前淤积的寒冰之气化成一团白雾呼之而出，她身体里的寒意终在明媚的阳光下渐渐温暖。

我自由了！

纤细的脚踝轻轻地落在了早已然破碎成浮冰的湖面之上，小唯抬起头来，纵然苍白的容颜上犹有裂痕，却如此美轮美奂。她朝着雀儿露出了一抹欣喜的笑容，倾国倾城。

突然一缕寒光骤现，幽蓝的光从冰湖表面升起，迅速地缠向小唯的脚踝。小唯大惊，迅速地飘身而起，逃向远处。

而身后的寒光却不肯放弃，它升腾而起，直追赶上小唯。

“姐姐快逃！”雀儿呼喊着，盘旋着下降，扑向那缕寒光。然而这终是镇压妖界被放逐之妖、汇集了强大束缚之力的寒冰地狱，雀儿又哪里是

小洞间喷涌而出，凌厉的寒风带着几乎席卷一切的劲头呼啸着盘旋，雀儿急忙扑扇着翅膀直冲上天空。

然而这股凌厉的寒风却让小唯终于看到了出口的光亮，拼尽她全部的妖力朝着那小洞冲去。只听得轰隆隆一声巨响有如惊雷，厚达三尺的寒冰骤然间裂成碎片，整个雪山猛烈地震动起来，就连天上的云层都汹涌地翻滚着，似海面巨浪掀起惊天骇浪，朝着远处层层波及。

银白的妖灵呼啸着冲出，那抹银光耀眼至极，让天下尽失颜色。

出来了，我终于出来了！小唯凌空飞起，仰天长啸，她繁华锦簇的长袍被飓风卷起，肆意飞扬，雪白的长发猎风而舞，似像那将小唯苦苦压制了五百年的寒冰地狱昭示它的自由。破碎的冰晶四处飞溅，若雪花般纷纷下落，闪耀着耀眼的光芒，尽数落于冰湖之中，发出轻响，宛若断裂一地的枷锁。

“姐姐！”雀儿在天空欣喜地呼唤，羡慕地看着小唯那美丽而强大的妖灵幻化而出的银白光芒。

小唯张口，胸前淤积的寒冰之气化成一团白雾呼之而出，她身体里的寒意终在明媚的阳光下渐渐温暖。

我自由了！

纤细的脚踝轻轻地落在了早已然破碎成浮冰的湖面之上，小唯抬起头来，纵然苍白的容颜上犹有裂痕，却如此美轮美奂。她朝着雀儿露出了一抹欣喜的笑容，倾国倾城。

突然一缕寒光骤现，幽蓝的光从冰湖表面升起，迅速地缠向小唯的脚踝。小唯大惊，迅速地飘身而起，逃向远处。

而身后的寒光却不肯放弃，它升腾而起，直追赶上小唯。

“姐姐快逃！”雀儿呼喊着，盘旋着下降，扑向那缕寒光。然而这终是镇压妖界被放逐之妖、汇集了强大束缚之力的寒冰地狱，雀儿又哪里是

的色彩，倒映着岸边奔跑的女子。

阳光如此炫目，脚下的青草亲吻着小唯那雪白纤细的脚踝，花朵盛开，树木葱郁。可小唯却来不及去看这一切的美景，她匆匆地奔跑，白发飞扬。她已经被冰封了五百年，再不想回到那冰冷的湖里。

妖界的规矩如此森严而不近人情，恨不能将她冻结而亡方感释然。然而这天地的精气终是无私的，她美丽的面容上龟裂的纹路渐渐地愈合，那苍白的面容也渐渐地有了血色。

她奔跑着向前，直到确定寒冰地狱之气没有再追上来，小唯的脸上，这才露出了笑容。

“姐姐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当一轮玄月升上天空，黑暗笼罩大地，寒冷便驱逐了阳光的温暖，在人间肆虐起来。小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篝火旁边，火光照亮了她的脸庞。看不出她表情的悲喜，那双美丽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向那跳跃燃烧着的篝火。

雀儿站在小唯头上的树枝上，它与寒冰地狱之气缠斗，元气大伤，所幸小唯这几日的悉心照料，方才痊愈。它捉住一只小虫，满意地吞下去。

“雀儿，你已经照着我教给你的方法，修炼了五百年，现在，该是你化成人形的时候了。”小唯并没有回答雀儿的问题，她的眼睛望着那燃烧的篝火，目光与火光一样变幻莫测。

“可我不想变成人形，变成人有什么好的？”雀儿不痛快地说。

“世间万物都有它逃不开的宿命！”小唯突然厉声叫道，她霍然站起，抬起头，目光炯炯地逼视着雀儿，“你已经是妖，就休想逃出妖的宿命！现在就变成人形，快！”

雀儿被小唯的严厉吓了一跳，它从来没有看过小唯这个样子。于是

的色彩，倒映着岸边奔跑的女子。

阳光如此炫目，脚下的青草亲吻着小唯那雪白纤细的脚踝，花朵盛开，树木葱郁。可小唯却来不及去看这一切的美景，她匆匆地奔跑，白发飞扬。她已经被冰封了五百年，再不想回到那冰冷的湖里。

妖界的规矩如此森严而不近人情，恨不能将她冻结而亡方感释然。然而这天地的精气终是无私的，她美丽的面容上龟裂的纹路渐渐地愈合，那苍白的面容也渐渐地有了血色。

她奔跑着向前，直到确定寒冰地狱之气没有再追上来，小唯的脸上，这才露出了笑容。

“姐姐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当一轮玄月升上天空，黑暗笼罩大地，寒冷便驱逐了阳光的温暖，在人间肆虐起来。小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篝火旁边，火光照亮了她的脸庞。看不出她表情的悲喜，那双美丽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向那跳跃燃烧着的篝火。

雀儿站在小唯头上的树枝上，它与寒冰地狱之气缠斗，元气大伤，所幸小唯这几日的悉心照料，方才痊愈。它捉住一只小虫，满意地吞下去。

“雀儿，你已经照着我教给你的方法，修炼了五百年，现在，该是你化成人形的时候了。”小唯并没有回答雀儿的问题，她的眼睛望着那燃烧的篝火，目光与火光一样变幻莫测。

“可我不想变成人形，变成人有什么好的？”雀儿不痛快地说。

“世间万物都有它逃不开的宿命！”小唯突然厉声叫道，她霍然站起，抬起头，目光炯炯地逼视着雀儿，“你已经是妖，就休想逃出妖的宿命！现在就变成人形，快！”

雀儿被小唯的严厉吓了一跳，它从来没有看过小唯这个样子。于是

它怔怔地望了小唯半晌，终于为难地撇了撇嘴巴，从树枝飞到了小唯的面前。

“可是我在寒冰地狱陪了姐姐五百年，早就忘了人的模样，该如何变去？”雀儿委屈地说。

“难道从来就没有一个人，让你留在记忆的最深处吗？你好好想一想，会不会在某一年，某一天，某个人给了你最深刻的记忆。”小唯像是在问雀儿，又像是在问她自己。可叹自己记忆中的那个人早已经化为白骨，而雀儿心中，可也有过人的影子吗？她缓缓地坐了下来，面色沉静地望着雀儿。

“某一天，某一年，给我留下最深刻的记忆……”雀儿喃喃地说着，努力地回忆。身为一只彩雀，她的记忆力本来就不是很好，更不用去提那五百年前的事情。雀儿歪着头，努力地将脑海里那些破碎的片段拼凑起来，她的脑海里渐渐地浮现出一个人的脸庞。

那是五百年前的一个黄昏吧？雀儿跟随父母在南迁之时，突然被一只鹰捉住。父母为了救雀儿而双双葬身在鹰的利爪之下，雀儿也受了重伤掉落在地。鹰尖啸着从高空飞扑下来，不想放过这顿美食。雀儿用力地扑扇着翅膀，却怎奈它的翅膀已经折断，无法起飞，正当雀儿几乎绝望之时，突然一支利箭呼啸而来，射穿了鹰的身体，将雀儿救了下来。

一双温暖的手，捧起了受伤的雀儿，将它抱在胸前带出山林。那大概是雀儿第一次感受到人稳健而美妙的心跳声，仿佛在告诉它不要害怕，让它渐渐地心安起来。

那是一个猎户的女儿，那天她正巧上山替父亲送饭，机缘巧合，救下了雀儿。她有着一张灵巧而可爱的脸庞，看着雀儿的时候常露出甜甜的笑容。她把雀儿放在一个鸟笼里，帮它在受了伤的翅膀上敷上草药，每天都要和它说很多的话，喂它吃新鲜的小虫。待雀儿养好了伤，那个她便将它

放归了山林。那时候的雀儿一心向往着广阔的天空，只在那女子的身前盘旋几圈便冲上云霄。

五百年过去，当雀儿经小唯点拨，有了神识，通了七窍，知道了那女子的所行乃被称之为“救命之恩”，便飞回去寻她。谁知人的寿命终长不过妖，昔日温柔的女子早已然埋于一捧黄土之中，便是想见，也见不着了。

虽然五百年的岁月足以令沧海变成桑田，但她亲切的笑脸，和她指尖的温柔，却是雀儿一直不曾忘记的。有一股子淡淡的哀愁涌上来，雀儿下意识地捂住了心口，转过头去问小唯：“姐姐，为何我这里会隐隐作痛？”

小唯将眸光落在雀儿那小小的身体之上，先前严厉的面容终是缓和了下去，她轻声地叹道：“这是心。”

“心？”雀儿迷惑地问，“不是说妖没有心吗？”

是了，妖……是没有心的。小唯的目光黯淡下去，她扭过脸去望向远方。她怎么就忘了呢？妖是没有心的啊！五百年前，她以为她会有的，可是就在她即将拥有那一切的时候，却像梦一样破碎了。碎得就像是那覆在她身上的寒冰，明明抖落一地，却又似乎分明地扎进皮肉，冷得她连呼吸都透着寒气。

“姐姐，你看我，你看我呀姐姐！”雀儿兴奋地叫声让小唯恍然回过神来，她转过头看去，看到雀儿已经变成了一个纤细可人的少女，她的脸庞小巧灵秀，一双大眼调皮可爱，自是令人心生欢喜。然而明明是已然变为了人形，身后五彩的雀尾却还挂在那儿，她先是欣喜地摸着自己的脸，然后张开双臂，摇摇晃晃地试图学着人的样子走路。但她走得那样滑稽有趣，却又小心翼翼，仿佛每一步都有跌倒的可能。然而雀儿看上去却又是那么欣喜和兴奋，像是人世间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孩。

小唯伸出手，将一口妖气吹向雀儿的身后，那五彩雀尾便倏地消失不

见了。雀儿看着雀尾所在的地方已经是一片滑腻的肌肤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她挥舞着手臂，笑声清脆。

“姐姐，我会走路了，我会走路了！”雀儿笑着、叫着，她越走越平稳，越走越欢快，索性在原地转起圈来。她的黑发翻飞，不着寸缕的身姿纤细灵秀。小唯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，仿佛看到了自己初次化成人形的模样。那已经……是一千五百年前了吧……

“姐姐，原来化为人形是这样有趣的事情，先前我怎么不知。”雀儿走到小唯的近前，在她的膝上躺了下来。漆黑如瀑的长发从小唯的发上铺散开来，垂于地面，小唯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着雀儿的长发，眸光温和。不知为何，看着这只小妖，就像是看着千年前的自己。不过才一眨眼的工夫，却已然斗转星移，过了千年。

“雀儿，我们今日就到此一别吧。”小唯淡淡地说着，雀儿却猛地坐了起来，惊慌地看着小唯问：“姐姐何出此言，难道你不喜欢雀儿了？是不是雀儿让你生气了？”

小唯轻轻地摇了摇头：“我助你修行，只为借你这五百年的修为将我从寒冰地狱里救出，可我终究是触犯了妖界规矩的狐妖，你与我纠缠在一起，只恐会给你惹来麻烦。更何况，那缕寒冰诅咒是不会放过我的，它会一直追逐于我，直到把我抓回寒冰地狱为止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恐怕我都要与它缠斗，怎么能让你随我冒险。”

“那怎么才能摆脱它呢？”雀儿担心地问。

“想要摆脱它，只有去找一个人，找一颗心……”小唯说着，抬起头望向了遥远的夜空。那是一望无际的深邃与黑暗，轻云似纱将月光遮掩，只有寒星闪耀其间，如此微弱，如此遥远而又深不可测。

“一个人？一颗心？”雀儿的眼睛一亮，“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一颗什么样的心？”

“一个……这世间有着最强大力量的勇士，”小唯的目光深远，像是回到了五百年前，那人的面容近在眼前，他身上的战甲烁烁生辉，带着所向披靡的杀气。他的目光炽热，像是一团火，足以将她焚烧个一干二净，而正是这团火，让小唯像飞蛾一样奋不顾身地扑过去，却引燃了自身，燃烧殆尽。可是她却无悔，若还能再遇见那火焰般的男子，她还是会义无反顾地爱上，并且像五百年前那般沉沦……“他的眼睛像星子一样明亮，他的容貌像天神般俊朗，他的身姿像高山一样挺拔，他的热情像火焰一样灼人——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岸的男人。”

“原来是个勇士。”雀儿感慨地说着，又问，“那他的心呢？”

“他的心……”身体里的某个地方又开始阵阵的疼痛，小唯伸出手捉住了衣襟。就在衣襟下的那个地方，早已空无一物，她只是个没有心的妖，却仍免不了为了那人而心痛。怪只怪上天的残忍，既给不了妖一颗跳动的心脏，却又为何偏偏给了妖那可感知七情六欲的“心”意？

“他的心，像是会唱歌，有着美妙的旋律，”小唯痴痴地说道，“为了救我出这场劫难，愿意把他的心奉献给我……”

“原来是勇士的心，我知道了！”雀儿一跃而起，欣喜地说，“我这就去帮姐姐你找。别说是一颗心，就是一千颗心，一万颗心，雀儿都找得来的。”说着，她眨眼间便化为彩雀，“姐姐你等着我，我去去就回。”她在小唯的身前盘旋了几圈，便冲入了云霄。

“傻孩子，找到那颗心怎会这般容易？”小唯无奈地笑着摇头，又轻轻地叹息道，“只是，我真的要谢谢你，肯与我共赴这一世人间的繁华，替我找那颗心。只可惜……那个人，早就不在了……”

能到哪里去寻呢？那颗心……

心，鲜活的、跳动的，有的还带着温热的体温，鲜血淋淋，就放在小